

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，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，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

初夏里的旧时光

□李凤高 文/图

这张老照片，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见证。那是1987年的初夏，我们单位工会组织野游活动时，我们几个好兄弟在风景秀丽的松花湖畔定格的欢乐瞬间。

我（左一）23岁，正在恋爱中。当时担任车间团支部的宣传委员。我从事锻工工作。俗话说：人生有三苦，撑船、打铁、卖豆腐。我就是个打铁的穷小子。因为这，相对象黄了仨。一

见面，人家看小伙长的还凑合，可一听我是个打铁的，大多断定我这一辈子会“叮当”受穷，都避之不及。不过那时我风华正茂，血气方刚，工作热情高涨，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经常为企业广播站撰写新闻及文学稿件，并继续文化课的自学，后来终于梦想成真，考入了企业职工大学，实现了人生梦想。

良子（左二），1米78的大

个，风流倜傥。他从事车间的卷线工作，大小的坏电机，在他和师傅们手中，经过“加温、拆线、清理、重缠、下线、浸漆、烘干”等工艺流程，都能妙手回春、重获新生。良子是个沉默寡言、默默干活的人，他后来娶了单体液压支柱车间的淑女小曹，成就了美满姻缘。

大朱（左三），这哥们是复转军人，英武果断，潇洒阳刚。

他是我们车间团支部的组织委员。他领导力强，在单体液压支柱维修车间担任维修班长，工作上有方法、有窍门，吃苦耐劳，成绩优异，一直是我们的目标。

亮哥（左四），是我们单位的工会主席，也是本次野游活动的组织者与发起人。亮哥与其娇妻是大学同学，两人都来自农村。他们是他们老家那里十里八村的骄傲，作为一个从农村考上的大学生，他才思敏捷、聪明好学，工作勤奋，是单位里的业务技术骨干。人到中年，已晋升高工，并担任企业要职。可惜人生无常，因突发脑溢血英年早逝，给他的家人及我们这些同事朋友带来永远的遗憾。

大刘（左五），我的好哥哥。他为人朴实，事业心强，在单位从事重运工作，无论吊大件，还是安装设备，关键时刻，他都会冲锋在前。他是行家里手，是领导信任，大家在安全上值得托付的人。

如今，又是一夏。29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，望着旧照上一张张年轻鲜活的面容，回味青春却已走远，令我感慨万千。



■图片故事

表弟的石头情

□陈寿昌 文/图

表弟欧阳治平是位老石匠，今年66岁，是远近闻名的一位石匠师傅，十里八乡的乡亲都认为他技术过硬，雕刻技术一流。

表弟19岁那年拜师学艺，从此和石头打上了交道。出师后，1972年，表弟进了企业开始从事石匠作业，到如今已经有47年的实践经验了。

表弟凭着石锤、錾子、电钻等简单工具，雕刻出栩栩如生的龙凤和人物花鸟形象。他能在石墙、石柱、石碑上雕刻各式花纹图案，许多村里建祠堂，建墓碑都愿意找他，只因他刻得细致生动。他说，墨分七色，凿子也分好几种，不同的地方要用不同的凿子，刻出来才生动。比如，对于装饰龙的眼睛、爪子等小曲线小角度的图案要先用小凿子慢慢地凿，不能用大力。给人砌护坡、建桥、打石碑、造石槽，在石头上刻装饰图案和刻字都需要很大的耐心。他干活不急不燥，只求一个质量。

表弟生性耿直，他总说，人家请我去做是信任我，我不能昧了良心，只顾挣钱不顾质量。做祠堂做墓碑是人家缅怀祖先，要有虔诚之心。建桥护坡更是百年大计，活儿虽是粗活儿，却关系到无数人的生命安全，不敢有丝毫的大意。有一年，有人承包了一座公路石桥的建设，请他去主修。承包人为了挣钱偷工减料，表弟坚决不同意，宁肯不挣钱也不做，并向上级反映了这一情况。上级来人查看后，当即命令返工，这下表弟可把这些人得罪了，不但得不到工钱，还遭报复，只好四处躲藏，年都过不成，家人还被打了。

石匠技艺已成了表弟生命的一部分，年过花甲的他壮心不已，仍然放不下手中的锤子和凿子，在各处工地奔忙。他说每当一件雕刻完成，每当一项工程完工，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舒心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家庭相册

我不是一个好父亲

□陈栋林 文/图



作为父亲，我深感愧疚。还在儿子不满一周岁的时候，我被单位派往乡镇工作，每天早出晚归，连礼拜天都不休息，家里什么事都顾不上。我在乡镇上班的两年，极少有时间照看儿子。早晨离家时，他还没睡醒；晚上回家时，他已然睡着了。因为一天到晚见不到我，儿子小时候与我很生分。

儿子刚满三周岁就上幼儿园了。有一天，妻子单位有事，说好由我下班时顺便把孩子接回家。可是，我竟然忘得一干二净，下班后径直回了家。进得家门，妻子问孩子在哪儿，我这才想起接孩子的事。于是，夫妻俩往幼儿园飞奔。还好，没进幼儿园大门，就听见儿子在里面大哭。进门一看，幼儿园的老校长——一位阿姨，正在哄他呢。那次，妻子气得不轻，愤愤地说，还从没见过我这样当爹的人。

我管孩子比较少，偶尔管一下，却非常没有耐心。儿子上初中时，有一次在家做作业，我发现他趴在桌子上，脸距离桌面太近，便大吼着让他坐端正些、抬起头来。这一吼不要紧，把他的逆反心激起来了，根本不服从。我一看，火更大了，就没好气地用手掌拍他的额头。我拍一下，他再低下去，我又拍一下，他还是低下去。到底没拗过他，只好由着他了。我气呼呼地离开，惹得儿子心情也很不好。后来我想，如果耐心讲讲道理，大概是另一种结果吧。

一直以来，我与儿子交流很少。从他上大学后，即使心里惦记，我也基本没给他打过电话。如果有啥事，也大多是妻子跟

他联系。我总像是“羞于启齿”。

当然，我对儿子也不完全是“劣迹斑斑”。记得他上高中时，我在冬天的清晨去给他买馅饼，因担心馅饼变凉，尽管食品袋上沾满了油，还是把它揣在怀里捂着。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，但我从未向他提起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

我曾想，在儿子心目中，他父亲的形象很不好吧，感情上对我很疏淡吧。可是，从一些细微之处来看，情况并非如此。比如，如果他在家，哪怕我步行出去买菜，他也会很关切地说：早回来啊；如今他在外上学，每当我生日时，他会发短信问候并祝贺；跟他妈通电话时，总嘱咐让我不要喝酒、好好吃饭、注意多活动、晚上早休息等等。每每挂断电话前，他还说：“您俩放心，我很好。”——在他看来，爹娘就是一个整体，什么都是一致的，对他的疼爱 and 关心也是一样的。

有一次，我翻看他的以前的作文本，发现他在一篇题为《父爱无言》的作文里写道：“我的父亲寡言少语，不善表达，但我知道，他深爱着我……”

没想到，儿子完全不记得我的不好，更没想到，他了解我的心思和个性如此透彻。人说母子连心，我看，父子也是连心的。

我为此感到欣慰，却也更加愧疚，因为我实在算不上一个好父亲。

■青春岁月

雪域“伊甸园”

□李荣欣 文/图

樟木沟地处我国和尼泊尔的边境，海拔只有2000多米，雨水充沛，日丽风柔。无寒冬，无酷暑，四季如春，被称为雪域“伊甸园”。由于这里景色秀美、气候宜人，来这里旅游、观光、休闲、经商的人络绎不绝。

樟木这里几乎没有平地，房子都建造在山坡上，守防连队要出操，要列队，要军训，要娱乐……没有坝坝哪能成？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，连队只得挖去半匹山，又垒垒砌砌填垫平整平整，弄出了半个球场，安上篮球架，供大家活动。就这样，每次打球时，球场的边沿还要有“站岗放哨”的，否则球一旦落下山涧，光派人下去拣，就得大半天。

这里的人们能经常吃到从尼泊尔那边运过来的青菜，不像日喀则的其他大多数边防连队要吃内地供应的脱水菜（干菜）。这里因不缺氧，战士们的嘴唇也不发青，脸蛋也没有强紫外线灼烧出来的红斑，指甲也没有其他地方的战士那样都翘得像小船。

但这里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。活动场地小，就不说它了。蚂蝗太多，就很让人受不了！这

里树木上、草棵上、岩石上，到处都蛰伏着蚂蝗。这些蚂蝗的颜色和杂草一样，而且在没叮咬人畜前，像断针，极难发现。一旦有人畜经过，它们就群起而攻之。往往到了它在你身上吸饱鲜血，身体变得拇指粗，且伤口血流不止的时候，你才能发现它。

连队的干部和士兵，每次勘界巡逻，都得把身子的各个地方包得严严实实。即使这样，弄不好，蚂蝗还是钻到肉里，直到鲜血染红军衣时才发觉。边防军人的无私奉献，真让人敬佩。

1985年夏天，我曾有一次对樟木的“走马观花”。当时由于被洪水冲毁的友谊桥正在修复，来往车辆很少，双方的贸易全靠尼泊尔背夫，把货物从河那边背到河这边，再从河这边背到河那边。河岸立陡立陡的，加上水流湍急，临时搭建的便桥又只是几根树桩，踩上去摇摇晃晃的，没有十分的胆量和技巧，是不敢踏上半步的。尼泊尔男女背夫，用前额撑着背带，背上背着小山似的大包小囊，在危险的河谷中，艰难地蠕动着，看起来让人心悸。

这次边陲之行，雪域“伊甸园”樟木，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

